

语言学的哲学境界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语言学与哲学的渊源已久,两者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语言学为哲学服务,另一方面,哲学思想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泛语言哲学的研究态势。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不同的含义,但还是应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在使语言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关键词: 哲学;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语言学;哲学境界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4)05-0058-04

哲学乃百科之祖,其思维一直渗透于各个学科,并进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广义上说,所有学问都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与社会、人和思维处于同一个本体论范畴。因此,语言学在寻找对象时不可能绕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 and 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1]。

一、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思辨

哲学来自希腊语,意义是“爱智慧”。当今世界,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问五花八门,对哲学的经典定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自然属于哲学。然而,有些专门研究语言,对语言进行语义分析,指出语言的所指、能指和意义的学问,人们称之为“语言哲学”,但仍然没有超出哲学的范畴。哲学,就罗素(B. Russell)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

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2]。

哲学和语言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是古希腊的思想家在欧洲开创了我们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称为语言学的学科^[3]。在西方,古代的哲学和语文学(传统语言学)相继产生于文字文明相对成熟的阶段。在哲学的故乡希腊,语文学却是作为某种与这里最早形成的对思维的反射即对词语认识的东西出现并加以研究的^[4]。尽管哲学意志的抽象性与语文学的具体性之间后来发生了冲突,但是哲学与语文学最初的合二为一却不是偶然的,而且语文学的高潮通常总是继认识论思想的伟大时代之后而到来的,例如,希腊是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后,欧洲17世纪是在笛卡尔(R. Descartes)之后,德国19世纪是在康德(I.

收稿日期:2014-05-1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语篇翻译的功能阐释”(13B014);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与研究”(JG2013010253)

作者简介:李文戈(1966—),男,吉林海龙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Kant)之后。好言(语文学)和好智(哲学)是西方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全部,而从好言到好智的运动曾产生了这个传统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最深厚的内容之一^[5]。理清哲学和语言问题的渊源,就可以看到哲学和语言的关系源远流长的发展沿革,以及语言与哲学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互备互证的必然趋势。哲学是抽象的思维活动,是在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才产生的,它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而概念的产生又离不开思维,离不开语言。反过来,哲学思想的发展,又往往推动语言的发展,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细微。正如俄罗斯语言学家列福尔马茨基(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所说:“语言科学需要以哲学和方法论为前提来理解现实中语言的本质和作用。”^[6]

从本体论、认识论、分析哲学一直到20世纪末的体验哲学,语言科学同样经历着不同的发展演变过程: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它们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都带有哲学色彩,例如原子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新经验主义。由此可以看到,语言和精神力量一道成长起来,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

二、对语言哲学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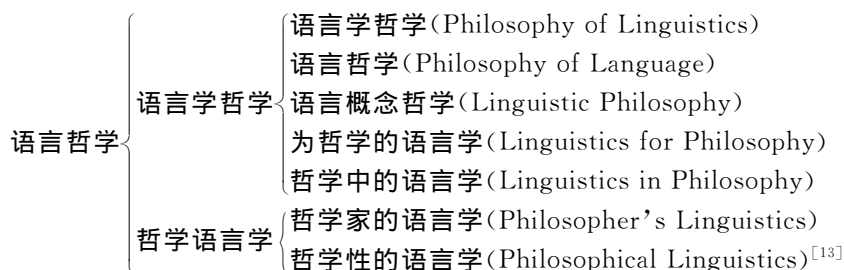
尽管有人把语言哲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真正将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公认从弗雷格(F. L. G. Frege)开始,但同时也把皮尔士(C. S. S. Peirce)作为现代意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7]。哲学家对语言感兴趣主要基于四点原因:第一,既然语言看来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了解语言也就是了解关于人的某种知识。第二,既然某些哲学问题看来是起因于关于语言结构的错误信念,所以理解语言结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些哲学问题或完全避免它们。第三,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对实在的反映,因而倘若人们能够理解语言的结构,那么人们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第四,语言本身当然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以为了语言本身的缘故而对语言进行有益的研究^[8]。

在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中,语言哲学采

取了不同的表现形态^[9]。整个20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在欧洲大陆现象学唯我独尊。虽然20世纪60年代法国出现“结构主义”,德国流行“解释学”,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不仅都没有脱离语言哲学的藩篱,而且更强化了欧洲哲学的语言学倾向。简言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语言哲学家认为,无论是研究存在还是研究意识,都必须首先明确阐述这些概念的意义的意义。对某些哲学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分析。哲学的重大任务就是分析语言,阐明词语和语句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众所周知,语言哲学是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是分析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它的产生与发展虽然只有短短的百年历史,但是硕果累累。弗雷格的语境概念和有关意义与指称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和奥斯汀(S. Austin)的日常语言哲学等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语言学的三大分支——语构学、语义学、语用学的产生。

语言哲学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是哲学界,而且语言学界对此也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在今天,语言哲学的意思是非常宽泛的,既有与分析哲学同等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有相当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还有一般的语言意义上的语言哲学^{[10][11]}。陈嘉映写道:“从前不分哲学、科学或思想,对语言的系统的思考全可归入‘语言哲学’名下。不过,这个名称有其特指,宽泛的用法指20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狭窄的用法则指分析哲学系统中的语言哲学。”^[12]这里提出了“语言哲学”的三种含义:一是20世纪以前对语言的系统思考;二是20世纪以来以语言为课题的哲学研究;三是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内容。潘文国把语言哲学更是细分如下图。

尽管“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包含着相当不同的意义,但还是应主要分为“语言学哲学”和“哲学语言学”两大类。前者是哲学家的研究领域,后者才是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当然两者之间有共同点、有交叉,彼此之间能相互影响。两者的研究对象不仅同是语言,而且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语言学家所用,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哲学家的研究依据。



三、对哲学语言学的思考

尽管语言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它和哲学仍然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哲学需要研究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同样需要进行哲学性思考,两者互为影响并促进各自的发展。

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D. Crystal)在其名著《剑桥语言百科全书》里把哲学语言学看作15个跨学科的语言分支之一,并对之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哲学语言学研究语言在解释哲学概念中的作用,以及哲学在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观察中的地位。”^[14]实际上,哲学语言学是指“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学的问题”^[15]。哲学语言学不管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作为一种学问,它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知识的传授,而在于思考本身。哲学语言学要求对语言和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自身思考,也启人思考。它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因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便是这一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不进行思考,那就不是哲学语言学。当然,哲学语言学在思考过程中可能也必然会得出一些结论,包括自身通过观察、比较得出的一些前人没有提到过的新看法,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哲学的眼光看,任何结论的真理性都只是相对的,都只能代表人类在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哲学思考的逐步加深,哲学语言学正日益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分支^[16],旨在使语言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哲学境界。

“世界(存在)·人(思维)·语言”三者关系的变换一直影响着语言理论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普通语言学观点演变的基础,这里面有着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怀。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17]。语言学要有突破性的发展或者理论创新,就必须进行哲学

思考,用哲学的高度去全面考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不断地激发人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使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达到新的更高的境界。哲学要达到的境界,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目标^[18]。语言学同样也需要哲学的境界,需要不断反思,走出索绪尔的阴影是语言研究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众所周知,语言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东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传统。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以前,语言学家对理论的关注不多,从索绪尔开始,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家对理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语言学派层出不穷,可是语言及语言学尚未解决和待解决的问题却不见减少,反而呈增多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诉诸“理想”的学科,它提供了一个“理想”、“可能”,而不是“事实”的思想空间^[19]。研究一门学问,如果是在现有的前提假定下做文章,算是规范性或实证性的研究。而研究工作深入到这门学问的前提假定上,就进入到哲学境界了。随着科学的不断分化,虽然由于一个又一个的研究领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而使哲学显得“孤独”,但却越发显出哲学特有的境界^[20]。

结 语

第一,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渊源至深。哲学原是统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在论及语言学科的发展问题时,自然无法避开哲学思想对其的影响乃至引导作用。在哲学的映照下,语言科学同样经历着范式的演变。“世界·人·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普通语言学观点演变的基础,而所有语言学说类型化的基础就在于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决定性因素。第二,虽然语言哲学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哲学学科,虽然现象学、解释学、科学哲学、心之哲学等学科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虽然像企业伦理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研究也非常火热,但是语言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

要的领域。今天,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涵盖的内容也越来越广。第三,语言学家关心语言哲学,与其说是关心哲学,不如说是更关心语言及语言学自身的发展。语言学家不能完全指望哲学家来帮助他们解决一系列语言问题,还要依靠有哲学兴趣的语言学家拿起哲学武器,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思索。第四,哲学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不同,它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哲学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同处于语言学科的理论层面,但两者还有层次的不同,因为哲学语言学更强调的是思索的过程,而普通语言学重视的是思索的结果(理论体系)。理想的语言学家还应该是哲学家,从而使语言学研究达到更高的境界。第五,语言学研究需要创新,就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因为哲学是人类特有的一项精神活动。哲学是世界观,也就意味着哲学境界是时代精华的体现。哲学的境界就是“形而上的追求”^[21]。

参考文献:

- [1]徐红,李文戈.哲学视域中的语言研究[J].外语学刊,2011,(3):1.
-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
- [3][英]罗宾斯 R H.简明语言学史[M].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
- [4]郑述谱.“语文学”求解[J].外语研究,2003,(2):27.
- [5]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J].读书,2004,(4):77.
- [6]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20.
- [7]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K].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46.
- [8][美]马蒂尼奇 R H.语言哲学[M].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
- [9]程志民,江怡.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K].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3.
- [10]王路.语言哲学研究述评:上[J].国外社会科学,1997,(6):3-5.
- [11]王路.语言哲学研究述评:下[J].国外社会科学,1998,(1):7.
- [1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 [13]潘文国.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98.
- [14]CRYSTAL 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8.
- [15]潘文国.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11.
- [16]穆正礼.哲学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认知和思考[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2,(5):16.
- [17][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8.
- [18]李铁映.哲学的解放和解放的哲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 [19]陆杰荣.论哲学境界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取向[J].理论探讨,2005,(4):35-36.
- [20]谢维营.略论哲学的境界[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79.
- [21]陆杰荣.论哲学境界的世界观品格[J].广东社会科学,2004,(1):30.

The Philosophical State of Linguistics

LI Wen-g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Linguistic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philosophy very far back in time, and they can't be separated completely from each other. On one hand linguistics serves philosophy and on the other h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Linguistic Turn" of western philosophy came up, forming generic language philosophy with more than 100 years development. Although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ntains different meanings, 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Philosophy needs to study the language to solv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nd linguistics also need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y affect and promote each other's development. With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y linguist deepene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leading linguistics into unprecedented philosophical state.

Key words: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philosophical state

[责任编辑:郑红翠]

• 61 •

本刊作者简介

风笑天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成员，曾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等。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社会研究方法、青年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独生子女问题等研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务院三峡移民局重点项目、美国福特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著有《社会研究方法》、《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的印记》、《社会研究：科学与艺术》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自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德国马尔堡大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系，分别获得理学学士、理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人口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或重大项目课题若干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10次，2007年获“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称号。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翻译教育中心主任，兼任黑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哈工大优秀课程主持人，1991年和2000年先后赴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进修访问。主要从事翻译学、语篇语言学、俄汉对比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Вестник РУДН》、《中国俄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当代语言学》、《外语研究》、《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翻译》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10余部，多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